善
845.76
40-1

清容居士集 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為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屨望塵祠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怨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為誠然矣大德癸卯楠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

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為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楠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為制誥乎楠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即具藁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輙命撰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楠得預擬為先生始察而獎之即署為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却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群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獻為

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
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可考也先
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　朝舉
優老之制為高唐州同知以便待養先生
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
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之仕不急於進方
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
舉以為佐未幾臺徵為西臺御史桷始曰
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為
誠不亡矣臺紀天下士之清濁錄考而始

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夫先生之行事爲則楨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　朝紳楨以舊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餞行詩

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

上曰臣疲懦不稱臣父年過八衰

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丕不任大顛請踰

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官其子本郡以
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
皇太子受玉册詔示中外以其子棊傳
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爲魯公往歲嘗對
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顧以弱息盡
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
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辛未始出
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翌日蓐食策
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外至則無及
矣廼遣使者傳旨以内醖精幣錫魯公

猗歟盛哉桷嘗聞之君臣際會終始之道
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
傳記今公之在位也精白自持畢讓不
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
明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
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
於民者熟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
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
之害虗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
彰畎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遨嬉克

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
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
聖天子孝治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
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為
歌詩庸敢不讓而首序為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為應為
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以制
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
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為者教使之然

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
悉以為異表章鋪模圖記所載不常有於
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抉奇之士
棄所服食吸空制景烹治飛伏卒枯槁無
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
也矣延祐五年中和夏真人明適承
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
真院松竹交列靚敞墳壤擢莖而光玉質
鏐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為瑞稽圖
徵史復曰無以異遂積竹為亭以落之迺

曰繄吾道祖之應爲耳矣鏗鏘舂容摛藻
獻秀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
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
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
神僊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之氣
嘗閟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
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明之運陟
降　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
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莊而愈完表
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

朕異日駕青牛之車歸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為瑞也畢矣顯叙以為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楠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巋址粗完而不華搆其顏曰壽樂群峰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修者

於公手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彷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楫復以間歸里因得賫兹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奪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為盛衰小者為榮辱

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顧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子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文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衆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褒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

爲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
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録為魯諱特
宰屋之後六十餘年
皇言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澌盡獨忠
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
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
處也不僣假以自貺嗣師吴公方藻思瓌
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
則曰詎宜久　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
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叙其情楠

於是深有愧爲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来內郡縣世神祖武皇帝取宋荊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踰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州爭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

而係頸之遂俘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
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
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
而畏慴者實在是
新天子即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
事必遣近臣為之又擇能文辭通達
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
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
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為禮部郎中以行將
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

薊丘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絶口閑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迓途清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爲其徂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遅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爲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辯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列國之匡

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闇於世子翌日援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爲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

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淫洋渟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擁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居士安則不然程居

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
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
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
郡之仕於　朝者亦殆相侣其大過人者
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
者爲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
掾強貴者蟻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
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序以方
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
媢容置之良是矣才爲而不遇則在上者

寧得以辭其責焉曰其行叙以慰之夫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
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
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
子寧無一言 以贈乎於是有言曰在昔
世祖皇帝寧一海宇輻員袤廣凡爲仕者
力不能以自達于 京師故歲必遣
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選部注授爲省之遠

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
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
出命視他省為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
明正不足以當之維
世祖繇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許
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之神武偉著時
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
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
在於煩促苛削也司其民風而俾之為官
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邉

隙之生所從来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解視其成績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令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不而坐驛頃刻促其食上馬懼夫事之煩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閭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胥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叙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

辨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
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
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為歌詩
以送其歸

送李溉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五方之俗惟
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
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為帝所
由来久矣必皆致祀爲夫山澤通氣騰降
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宅故哉在昔盛

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
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
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僞立望祭
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
矣
世祖皇帝以仁武英睿成大一統考先代
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
遣從臣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
驛謹絜視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
成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

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令守職如守法非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為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李君溉之承詔首比嶽瀆濟源轉比海終會稽為以登其扵行也將見夫挈瓢囊以就食者為又將見夫饔餼之不給扵適館者為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內楞罷扵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言矣溉之明國體所歷彫瘵顛悉疏以白于執政若夫悲愉駭

慕深林危徑矣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
於其歸也楠雖還里尚能叙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淬遇
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水有
菱芡魚蟹之富卒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
鴈蔭翳陂澤網繳足食不丐假於外事簡
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
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哉則亦曰煩擾
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

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為最優汝寧郭子昭令為其幕長爲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苟者也若釃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鑿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乂平將化其齗齗褒衣長襜使與計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為歌詩者俾余首為叙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餞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上受其成績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爲權莫重於循行令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録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有科簡之法爲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

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寮寀不相
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方為善計矣夫
行部之寄為最重役常以治之民不勝其
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
歲之所治將悉心以究是合郡之事悉總
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
正臣以內臺掾出為浙東幕長通達治體
守儒善斷令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
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
可立其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

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
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東文公至
仁宗皇帝集群儒定貢學法五經皆本建
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
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
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録
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縣
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

袁不敢有異於文公者蘇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為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南士獨有皆何邪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惟所好其無迺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

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盖可稽也文公五
世孫熺君美以
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
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小假之令以書考
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
與文公俱以僞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
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
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
有固執之弊桷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
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

亦南士之不如昔邪其亦異者之不如於
群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淮民經
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
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
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
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藏
善本書盈庋楷教其弟子恂恂畢讓是之
者必知為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

覲君元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棐杓初一
見之甚佀吾張君也閩之則曰亦福唐人
也閩為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
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為荒陬言語不
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
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
比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
息而無可議者矣人則曰揚以南為蠻夷
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
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

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
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於不敢棄
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
陳子之甚侶知其刻厲寧能以中畫也邪
兩京雄富大既身履而自受之豪勁庬錯
可李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笑言
沉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
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為無不為國之本也
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
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

有不能着邪凡我同志宜為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嚴置不一然各精其能着始得為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為淺且難以淺且難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為也科舉既久

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為進士條制令將十年嚴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户授其兼拙而宜黜着主司之任也余嘗穎考進

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錄江以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延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無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爲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末至故取之常合其譾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末至禮部誨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

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叙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毋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爲尼人事不能以悉告雪有年成父先生於群經有攷而為書者也於詞學爻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瞻乎有失矣使先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為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纚纚不用韻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菟將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並叢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

金張之靡崇愷之後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覊者鄰於怨而令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裴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瀟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禄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瓌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爲才與德不相並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為君子也今有畨易陳仲剛爲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爲不知其為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之我且宜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将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爲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且誹譎之遺酒食之失

足以亡其國而覆其身所勝道哉吁是則
有可憫者矣余向為史屬見南士焉執案
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疏弛不善避忌酒
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
亦受其譏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
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
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
以守資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
之始得為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
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

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漸盡無在可歎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于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餘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為吏病飭於內而鶩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鶩於外者自勵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

諷諭能為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輙感督罪誅問里耆艾爭相效承長纏巨軸聯衢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己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為廢置而士不幸為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盡其秩最畢勢冣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歘然矣噫先王致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

果可以致而得哉余交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叙昔日與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叙其言期以信于後敢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闍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為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為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灾信者靡替施者莫能廼慨然曰吾故吳産也吳多信士凡頹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輙金帛踵至高者矗雲霄

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
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
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為辟
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慍為其營役則
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
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
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雄氏以側布為未
足化其各〔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聳君是則是
行也見其捆載以歸不日以就圓俾忠獻
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顛竊有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為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焄蒿悽愴没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壇墠

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来始立
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非降迎
享有佀夫宗廟而復琢範土木象其神明
故其廟也有堂無廂重屋四阿具體而制
簡禮缘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来也久則
今之為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
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
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庳不足展事
皇慶元年王君其為縣主簿治事之隙日
率胥徒入學以受講廼與其令長僚屬勸

士民出其贏財廣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
告成維昔獻王纂輯古文補正六藝今州
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為歌詩以侈厥美
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經
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
禮殿弗虔墉楝庳穿我究我環築營㙞堅
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秉載車以相晋宇
松柏辟鼊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聿究有侐
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来㪉成其徒烝烝

仰止獻德胙土啓國絶續闡微維聖是則
聖有載籍德脩靡忒毋辨以夸毋贋而向
洋洋在庭若聞厥聲視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
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書以
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或者疑爲晉皇甫
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於人身水
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
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為生民本謐之論是

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
定議尊古帝祀三皇適與謚合
皇元啓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曰奉三皇
以廟春秋謹祠之昔人有言曰庖犧神農
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
者也乾坤之道合變以成民用之而不知
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誠在中
矣宮居粒食順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
忌其知罕綦其所之疾疢生爲傳施濟衆
堯舜猶不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

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九年保定王
君来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
敞垣蕪壇匱位望祀拜伏瞬息而禮以成
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
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之道
也迺即其所廣而崇之剷荒黜幽搵甓嚴
寀資鳩於民役成於工相胥以勸而莫知
其勞爲鏹三萬有羸其用之不給者悉輔
而足之明年殿成 三聖巍巍有嚴有飭遂
落而祀之維我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
全其天崇祀廣法併尊其道術幸己厚矣
不幸或罹于非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
咎焉民有與言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誣
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完盜
狃攻刦吏隱之使緩　王君之至越境斯得
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之人尤惓
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為疾
沴灾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為政若
是楠職在太史紀成宇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為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
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祖勵之於是鄉
之儒合言茲實吾黨耻鄉校日毀青衿賦
爲舘粲有加士子知教盡助田以成侯志
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殘規曷敷湮廢
正籍端本耻格貪戢於是始言曰噫
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令獲守茲
土疾沴不洽黎民何辜邇遘三皇殿初殿
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庫隘弗稱詢圖考初

厥地爽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尾
鱗比厚者效泉方者輸役官不出賦而歸
然光尊耆老賛企顛紀其建立以彰侯績
抑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
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
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
以醫藥剛柔燥濕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
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以原為之經問
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
之功詎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皇甫

謚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為作樂章併
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字致遠宮
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
也州之官成佐之鄉老皇甫簡董役訖成
前門九楹廓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
禮器備充圜繚丹堊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
不逢神之游雲霓從嗟彭殤曷恣縱簡差
差指廠蹉玄籥啓人喬松煌煌大聖萬世
功

天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
盪至靈飛走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迺
偕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秀澉守著能牲
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宴息守廒故常民用不極何顛
僨自傳縱恣作慝帝有憂筆載籍目視毫
鼇脉寸尺智者驚保廒德雲龍之髯杳無
跡祀靡斁千萬億
灊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

三聖詳見於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棼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者秦厄既盡而其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惟醫家者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是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万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畜接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膏率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為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

不稽悉得以嘗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
伏羲神農之書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
髣而為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
祠
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衆比
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
仲禮僉曰
天子神聖不殺稱 上意俾洽于群生莫若
立醫學於是與府州官定住君勸糾于其
徒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像有

嚴禮器畢具惠民有廬校官有居期明年
廉訪副使真定白侯鐸拜謁廟學首肯曰
贊且割官涉由為畝若干以奉時祭咸頤
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絪緼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勲
茫茫開元通幽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
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
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以保純嘏
有簡斯彰戩穀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
大帝述明播于垓堤埏春臺以登鴻澤日宣

嘉穗合畝采鱗游川祼絕癘疵享其大年
三衢之宮伊侯所築濟濟者徒惕若奉玉
研精韋編以介藎穀侯云云矣祝彼千祿
我庸作詩相祀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
通饗得於無形庥有常祀一有水旱疾癘
為其所憑依者尤卓然偉著五行之精成
於大素摩盪轇轕主宰以名國有典禮莫
得面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

之柱共工之句龍周之先后稷死為其主
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噫積虛
以為氣氣散以為變后陰假陽人鬼之化
行則亢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
皇朝列聖下制詔以通物潛遺德著功表
見郡國雖數千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
年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
推崇其親退伏自念昔為孩提黨族酺
從我父兄觴而祝之繄神是賴神之闡徽
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来由侯以王肸蠁

休嘉鄉大夫湯巾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
阜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莫窮其徵犬牙
接壤咸稱神效顧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
稽首集賢敷奏
天子以昭神惠秋七月
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冲祐眞君命
詞臣宣制而襃錫之是歲眞人歸至安仁
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
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還風交雷挾
雨來應安仁之人或言曰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之茲邑之美一舉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神制書于祠真人屬為記按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廼為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民思詞曰

結玄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椒光晶熒兮横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迎群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絜貞佩泠音兮始停筍席兮翠遺棘匕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嘉薦湛兮以陶揮上牲兮吸秀芝巫揚廷

兮靈之娭靈娭兮心降日簡兮益康日懸車兮松冥千童憭兮控軿皷坎坎兮輪碎恍歘去兮心不孚神居兮山承宇汝居兮山下神詎去兮愁汝執玄德兮歷九疑超無為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冢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怵以洄真也陟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令呂梁着焉春水盛壯湍石瀰漫不復辨

左迴右激舟檣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綆相進挽又募習水者專刺櫂水涸則巖嶍畢露流沫懸水轉為回淵東為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綠衆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祿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慊于其中也邪昔

世祖皇帝征南絕淮夢神扈蹕以行

詔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

此邦之人曰其湍險復增重之繇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隸歸德太守曰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廼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容嚴棟宇軒靚薦酹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姚君具圖狀碩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皆曰龍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為河下流奔赴南海

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禹顯徵無常代
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令之神猶古之神也
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繒犀象水土精
翫之物悉出東南舳艫相銜晝夜不絕道
必繇徐州神司其職訖罔敢替息依神以
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迺作詩曰
首河崑崙厥行靡恒或伏而舒或迅以淩
在昔堯帝蓋門震騰擾禹以圖百神罔不
承九野既疏沇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
奔積鐵懸壁怒靁赴川如靁斯注如蛟斯

騫自涯刊山訖達其源河既南吳帝迹耿
漫赫奕
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琛萬桅盤旋引梯
從繩以登以升耄歌稚和鼛鼓受聽櫂夫
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病駢
駢士子亦有高女爰集宇下釃酒致祀金
龍蜿蜒以背起止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扶
邦之人仰神之来昂昂石松雲旃離離匯
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
堂豐堵耆老相宇戒而呌囂毋作神侮拾

級有叙勿黷貨以沮神告萬年
天子受祐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匯（滙）陂塘澗
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
歲霖雨下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沒流田
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為政者懼為於是築
埭善坊潦至則泄旱則瀦以灌輸縣資國
埭注市橋循三山為廣平湖凡言湖通映
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

鄭家溪古有陰溝或為溪溝皆取以達水
今言溪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
稍折為揚橋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
之為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
曰車耆提閘有程則水旱不病令之善吏
治者挈挈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
平馬侯驥德至州曰
皇元陞江南縣為州實祖户口户繁祖瘠
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闢茲惟殿冣首吾視
茲土柳溝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

首資國着者咸言市橋達車着有故河往
宋舟楫聯絡今趨江以行鶩駭濤浪商賈
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瘵
遂導市橋至陳橋具畚鍤表深廣未及終
日而遺石斷絕皆舊蹟儼著至何家埭或
曰是郡秉不登積為豪民利水至是當行
何障固焉於是決隄仆石埭復置卒守水
門亦如之易資國埭為水門別立小柵以
謹通塞廣卒增斗門志舊有贍卒祖亦復
之於是昔之言縴行六十里皆得舟行以

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廑一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慱濟則自方之以召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迺係以詩俾勿墜詩曰

閔閔汙萊舉趾欷艱婦饁子任火墾水芟相彼高下粤昔廡蕃有隄相之有泉養之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雨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究甬墜過饔強恣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豐耆艾交謁茲焉

商功千鍾剖壤穎堤赴壑究其遺基白石
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丕作泉流湯湯陰
洩陽瀦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
于市區河既復址侯斯庆止嘉穀羨穰甘
棠蕤蕤維河之新告来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
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大
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奉令曰
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渠家灘一

碶戚家溪悉濬治之足溉田萬畝開
河績冣著庸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
若是

許州衛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爲牧民根本後數歲
憂其有不奉行者輒總覈數厲又時遣重
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
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
一入徵爲謀議遹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
相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

吏狀入書庋不復省錄是註墨抵旹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厚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為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為也俗媮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

令考課蹈規龔常安所從超越武皇慶癸
丑秋七月
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屏息
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超君師顏言衡大夫
氏守許賢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
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
溢美不希諂宜表石以昭永毋固辭楠謝
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袁河南置
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
大夫事第以州里嬀故遂雅屬子楠始謝

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者長郝
守寧之狀撫而叙曰大夫為州質静無亢
異視民便害默計而成除之州賦户二百
歲之上絕無所徵別輸他民以追責民莫
敢訴許為要衝遞馬户卒多逃去竟三歲
以民籍户四十二代之户代而民籍徭調
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
孝讓考漢魏塚墓若陳太丘而不下立鄉賢
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麻諸生而使之
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檄大夫

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筆曰鄧艾故屯谿魏下千餘歲未嘗復令有民若干耕其地墳壟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墾闢大不便傾併民以已耕田歲入官賦循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為今世揭揭然以高權為仕進路使大夫廣屯穀名可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為倆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與望其儀于

天朝以德裁許人者日永久迺繫之以詩

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詩曰
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徐粤維邦君
邦君之来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
木之寵寖維侯之宅侯巒在掌言戾于學
有挈有任亦卝其角亦歓其醑言放耆耄
潁川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鰥寡
是播是蓺昌余敢震侮潁水之湄戢戢其
牛利言鼓簧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
来邦君痡痡維衛大夫大夫言邁匪愠斯
怒有羣輩者居有墳者墓𠴲匪我執言遵其

所被既完矣大夫旋矣熟而豚肩進其槃
矣曰我不敢嘗爾歸爾鄉墓門之柏烏飛
彭彭中田之廬椅桐穀稜云昔不如今永
歌以康侯歸其紐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
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車偃里誰
為之朋有弁斯纓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
食其殄式昭去思攻珉以鑴嗣初維終慎
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內地

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
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
廡庭時則
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
展親會朝茲為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
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爲歲在庚申
世祖承天歷服建 國改元削僭靖亂宗
王殊拜奉貢效牽（職）咸會同于闕平繇是定
為上都大興為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
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旅子來置而匈

征首建學廟乾艮二隅止二佛寺曰乾元
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北佑警
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為民
則
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維
皇祖置慮弘廓迷都功業佛克崇闡紹開
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匯其撤而
廣之踰十年將成
仁宗陟方
謚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

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

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

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 神御周流

宜得以屆止其以

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

東西挾翼以從凡尊畀棲息悉如其教以

備又別賜吴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

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

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為碑紀其成績

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捅竊吕
為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
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
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
性日益昏故為物為變至扵摩盪轇轕生
死靡分扵是有懺解之說為有追崇之說
為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
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為喻
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
入因境而悟入扵無相其扵喻也深有旨

矣
世祖命名亦將 以警夫迷俗悠濟群動與
前聖相合者實在是 聖聖繼承靡有錄
異臣擒屢從屬車聞首 主是山者曰至溫
師以妙密縝緣為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
劉文貞公秉忠為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
得見
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
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
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昌傳謹再拜稽

首為之銘曰

於赫

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鑿觀

群生厥性有恒驕鷙忽闘夫常是行沉眠

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

性初為明為靜猗與覺皇功始成定或喻

㠯空或設㠯境空歸境悟真慧永證巍煌

華嚴寫（霸）珍極瑰龍狀藻升雲凝瑤臺積香

浮浮側鐃放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

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
仁皇益闡乘龍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
列聖在天鴻續靡報顧瞻洛嗟展飾殊妙
錫福兆民 列聖之心極彼大迷覺皇具
陳謨烈顯承如威之春物無竊疵膏熙沐
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興福頭院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
屆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即
墨人也象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

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昰非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汨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觧内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

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擔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為調伏菲薄為精進草茇安安奇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

王公毅樞密副使吴公珪福建宣慰使李
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年
平章政事賈公某通院居審捨塵積行無
退意遂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
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閣府
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
皇帝
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
皇后私府輸些之延祐五年院告成復奉
宸旨禁護而掌其教者賜名清脩妙行以

褒美之是役也齋庵廡室皆捨塵所鳩建
資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譬諸盲駭若
曰離愛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
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粵昔能仁蟬蛻修華組緼泰始雪霜勵磨
厥性耿徹五乘聆詞毀形壞衣其儀不頗
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内省
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繇樂積煩以歆騁
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
濛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人慨厥勞熙然

以克善士日来。格群公
三宫清穆昭事孔肅鑒觀于縣作極錫福
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
伊教之興泊然纘承千禩周室百礎拱楹
式尊其初匪維誕聆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為大名兵馬都總管既卒長子汴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撊然曰兵事至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攝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宋將

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千級師
上功狀拜爲真中統三年李璮叛攝本軍
帥出擊功益哀璮受擒方璮受誅柬時調
蒙旁午璮善戰故將士多失亡璮受誅軍
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
必赤曰璮逆黨非土著俱柬南狂士宜汰
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
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郢州十
三年王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
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鋭併圍之州嬰守

益國有将築橋登城城砦中将死檄公代
将郎華木石齊城雉刻其險塹緣附以登
城陷第功授武義将軍佩金符後改鎮嘉
興群盜出没江湖伺疑釁竊發獨展誠撫
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
捐己儲粟以食饑者郡益寧靜性沉默善
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
衞上将軍當金亡時傍邑盜起侵掠金吾
率衆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
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将彭斌渡河

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之辛卯歲郡將
蘇椿叛入南大將阿宋魯怒將屠城金吾
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
之妣張氏訓整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
董氏喻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即歸家政退
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
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豈
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者
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願解兵致其事大
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

其年四月某日葬樹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衰慝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詗盜蹤跡在海浦遣兵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于軍四月某日附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溫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樵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襲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韻

州萬户府管軍千户劉興興之父中順君
令為雲南屯田萬户府同知楠興之游最
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中幾騈
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隱
然鋒鏑遺跡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
為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不誣也興以事
狀來請銘迺不復辭銘曰
草昧擊區雨雷風驅崩角袁元孰完厥居
業業單壘斧鋋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逵
稽顙瀝血氣塡以戲春泳朗日稚耄夾扶

或復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徽以繼
粵維叛臣率黨狂猘交兵飛蜀靡有寧歲
既殲彼魁迺徒斯薙武義日盱罪有等第
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世興仁陰功濟濟
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昌耔昌耘
番番餘齡終樂里枌靖共以儀不瑕以溫
金符後先祖曾子孫向水之域松栢茂直
為難斯通爰表初值大名之城大臺日陽
求言金吾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佩踵鴻
有來墓門肅立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順義郡公謚貞惠王呂伯里公神
道碑銘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
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
南陳公 實治慶元按覈官吏大小餘
百人故工部尚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
為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
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

地陿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
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為發粟石四萬後為
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口
迄稱叙不置大德中楠備員翰林屬時公
為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歷問衣冠緒族惓
惓於舊治彌愿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
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楠亦待罪集賢
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予實知吾先公
為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為銘楠謝不
得辭遂次其官閥世譜而為叙曰公系出

王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
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勇冠軍在
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冑陣略地以積功領
南宿州軍分鎮蘄縣後家于大名路之清
豐縣焉公幼歲失蘄縣毋夫人徐氏躬牧
蒔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府
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家公征襄樊
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
議以州所領西萬户軍移鎮鄂而易鄂兩
萬户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

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丞相
相念非公不能辨即乘驛宣上旨語竟
鄂相色赤反目公前丞相何怒受上
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怒阿答海
公復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愆
上頗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海迺發軍丞
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
驛六七返
世祖見而喜曰是黑鬚使臣復來矣至元
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

官計處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許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即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鬚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慢潔正俾以重任宜無負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即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黎寇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九年授慶元路治中

慶元多故家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閑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閑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躪躒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吏復聚謀行擁酤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適江淮閒傳王旨起大家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大翁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曷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影纍纍蚩

民爭頗出其門不會偽造印牒事敗大興
路獲得其所署偽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為
理問群民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
得貰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
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
湮為田將輸官租以絶口公立決以溉民
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皆素所習知而獨
扵鄉校諄切訓諭謂為宣化所宜急至今
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踈弛日弄事爭上謁
出入無禁公手疏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刺

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後丞相驕
其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
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
成宗召對賜侍宴襲衣十一年
成宗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掌諸
庫藏鍵鑰唯謹訪王會朝須賚有等白公
品節纖粟毋敢譁丞相益器之遂陞尚書
至大元年
今上皇帝時爲皇太子以本部官見問今
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遽加正議大夫俾稱

其職值營繕推佛寺恩賞悉謝不受從
皇太子如五臺山頓悟如法而不病於民
賜白金名馬以寵之太夫人喪朞年乞歸
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
事省更尚書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
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
旨過江南具條所行事宜即得疾卧寓舍
四年三月己卯薨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
默絶聲色謙抑自閟過事有發發即不可
犯崇善斥惡若飢渴牧冠深衣于于庭廡

曲盡恩意所至率挌師訓諸子御史之教
寔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特贈資
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順義郡公謚貞惠娶曲律氏嚴整内治一
不畧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
人男四長即御史次貌罕真習儒業以門
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為武畧將軍同知沔
陽府事女一適衡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
孫男聖童銅臺清源山孫女二長適太傅
鐵哥孫伯顏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亦

都護朶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
甲申葬公魏縣廼為銘銘曰
伊涼之西沉鷙悍剛挽強策良其騰驤
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
赳赳赴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飛矢執殳
裹瘡先登擐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奠居
篤生尚書積學以蘊力探其本游於鄉校
不忮不忌展武誓身江流渾渾蹈襄擣樊
舟濟合肴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敷奏簡亮
走驛歲終黑髯長身儀動帝幢羅征除徭

音詞鴻鐘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
訖莫疵之再官游歲究覈謗欺輕疑除募
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
辭甲受降彼強先覆轘于油幢摩之沃之
華其愚狂佐政海壖恤黧廣賑尊而儒先
俾職具訓曰維此土衣冠振振勿隳爲辱
養真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
介彼春醑歲亦有康絜而秔稌去馬騑騑
執攣如雨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
激頑蘇枯同列胥憲書章劾鋤端揆審官

倂執事樞不諱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偪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水涸魚病積憂載馳疢關我身計其便宜咋舌莫陳敎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贏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柏堅貞錫命孔熺襃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珎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
播國公謚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
廉相賈某黷愎遠信誓屬將悉解體不用
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邦憲襲土守邊
至是十八世矣誓于衆曰渝合釁隘荊州
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
有聖人當署欵奉籍併右等者稚完聚果[若]
後降汙鋒鏑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
言是無緩於是遷誠挈州類上職方良[氏]

世祖大悅而璽書慰諭曰宋內附邊臣莫敢後播末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携朝于上京扃目刻蒯儀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愍毋子遠来宜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花公之為仕也授金虎符虎衛上将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户復拜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
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司升
安撫司為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
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
糧三去其一爲黃平素屬播宣慰使斡羅
思誘諸酋長詐以為新闢境獻于朝公發
其姦而歸我使耻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
勝軍恩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
土時已隸籍為别戶臺審覈如公言使益
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

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
斡羅思辛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
柘亂省議用兵公訟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
兵久無功而辛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
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
濟 熾合鄂蜀二省重臣親師出征撤
公以民兵從甫出師辛與賊遇公力急戰
天軍繼之降阿苴挼乍籠賊復合拒迄縛
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盡奪掠劫
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躪劫

蟻聚攻守議未決命公撫諭二賊請命
遂罷戍兵以歸六年　詔出師復征蠻命
公與田茂忠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
討他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却
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絶後應乃全師還
次黄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
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
民王忠以絶茅蘖大脩泮宮招獨之名士
敎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
討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戶口租稅籍以

進　上大器之八朝京師弓矢鞍幣之賜
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
世守其土預御宴輒與國戚相並
世祖嘗曰此兒聰鮮殆得天賦
仁宗則曰此子貌沉厚類畏吾人復賜譯
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
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發道中請于
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嘗約以吾馬贈
士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徠者無虛歲
少讀濂洛書為詩文以體要為主所所著

書有明掊要覽九十卷挑溪內外集六十
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別
自號為中齋子男四嘉貞嘉謩嘉祐嘉禧
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書
吏善筆札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
月葬于挑溪祖域之東曾祖价宗任閤門
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寧武忠正
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
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
人祖文宗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

使 國朝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
國封播國公謚崇德妣田氏封播國夫人
謚章靖父卽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
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
國朝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
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
人謚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
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興卽錫名曰廷禮卜

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先臣殘有
年卹典未獲敢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
常趣議追錫廼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
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謚忠宣
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
襲其子嘉貞為資德大夫紹慶珎州南平
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
州等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
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藏在太史植德彰
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立顛有述桷謝

不得辭而為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啓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
肅欲浟浟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
維舁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鋤
相繼象賢執武霆驅奕葉昭宣臣宋奉圖
中令之支踵德趾嫩再世死忠守節彌勵
枕戈復讎斬首以謝燁燁展功贊真不替
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
三帥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牷
繇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

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祗實天有命我弗敢
違委心效誠
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奕
恪事　四帝弱齡奏言胷臆默計宵征邁
途歔欷鍛礪或諭以生或矢以揩提鄣一
方不泯世勳盛德沄沄如山出雲壽富爵
穹奚憾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
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
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詒所汴爲金南遷都作寢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頒馬兵馬贈恒州刺史鎮國上将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谿一媪抱嬰兒以逃是爲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屬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孥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馬禮部子諱世昌爲尚書省左右司

郎中傾貲粟結儔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澗字仲澤父卽以文墨入官初署荊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夫知兗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於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荊湖調漕舟討蘷府山壁夾江峻矗樛木蔦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蘙翳取木藟結綯索撓舟銜尾以進漕

事迺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絶其柄持郡守
以刻急自任公以寛輔之郡事不撓有劫
盜獄株連百餘戶閱牘讞論止坐十餘人
守終不能以奪也為轉運募商人爭後先
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策甲乙實巨萬
俾商人自揲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
言括馬料民徒戶增賦為不便時柄臣桑
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
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傶儆之鶴詠簡
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

諭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羡者廣弟
子負以食光父爲用武地司馬承相生于
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
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間田歲可得粟十萬
石河南肯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
公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
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
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
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
捕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肅寧

謐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辛以獻言者代
公始羅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
氏語家世官簿徽警之廼復仕所為詩曰
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
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
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嚴刻不肯置以
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捅得交
于京師其為文詞深湛有師法常黙罷
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
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為第二祖義鄉貢進

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
進士第将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
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
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
授将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
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
于朝贈尚書為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
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
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
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

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令
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頔
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其
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捅
辱為文字交知且深乃来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
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
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属行飭躬日劬
載籍之慈心聲為言仰止不愆茲為德源
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栗

鑒觀厥初豐報匪嗇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

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為分地徵科供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富瘠莫能考至

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為尤難時則有若故武略李侯排解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考循吏縣身後始定今於是見

之侯諱英字彦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襲
叔父宥爵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
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
世祖于汴啓田兵興值饑民即逃亡將使
此州為空城敢昧死請
世祖動色從其啓中統元年蝗食桑蠶賦
病民獨建言約秋熟並取果逋負當以身
任後至秋悉如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
里粮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候遠近
朝廷是其請方兵興時鎧甲糧饟率從豪

民稱貸子母轉息向月相倍豪民倚州督
取復入見于上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
議執政執政咸是之縣是官償其本去其
倍息別爲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由諮詢旌
別勤情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
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
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房州
所至以治滑爲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
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厚今得以
宦業自援即歸其爵兄子儀觀循藝酬酌

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用多士惜之三
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氏
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懃儉有
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
合葬于白馬縣大吴村曾祖義祖信父祐
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
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
君寶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熹燾
燾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
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

宫授贛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塗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清謹身重我昔羅兵艱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勿棄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補待罪太史預修 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粤若生民大君長之幅員芒芒牧守是資飢匪設糜疾匪命醫承化觀風察其疵癘

辰也李侯百罹是逢誅菅援溺不希其功
天聽匪高矢言率從不苛以夸不阿以容
社有美揄田有嘉穀輿言無浮唯侯斯祝
侯云逝矣厥績課課種德孔深豐報有僕
白馬之原松柏茂鮮詢彼耄倪遺愛是言
家教先遵閭有辭懲爰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

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

仁宗皇帝推恩群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

及其曾大父繇是單父蔡侯行以簽事廉
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
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縣子妣李
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
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俾就所君官皆錫
命蔡侯時為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夫
路總管上輕車都尉　郡侯妣某
氏　郡夫人捕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
狀来請銘詳厥原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
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

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
有後後果興汝其與榮爲華父亦嘗語于
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
德啓佑總轄當金南遷時限河南爲內界
禁不得渡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截
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
徙皆窮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衆萬人爲
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
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
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爲農而宋將卒敗衂

以逌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里之貧細歲饑鬻增滲淤筭以售市巷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来者叙遺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閱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閭板塋舊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塋悲鳴躑躅即死讀其行事則單父之退命侯兄弟膴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單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

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家僮父
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僮不忍去躬服田
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束帛令以卒卒時
在大德十年九月某日夫人李氏權某州
之女俱祔于總轄塋所衍以臺察官入仕
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衮黜妖愷悌以宜于
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書後與
蓋未可測也季曰衡 大夫趙州尹女
一適汝上李孫五沖胥敏學山住某某
孫女三適居定安居公安孟欽曾孫一奇

山桷甞謂為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
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為不能以遠久宜矣
若蔡氏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
有截之椿欝兮輪囷秀儀長身龐和服醇
匪高其門廞慶日增如茨之茂如木之升
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詒爾諸孫以受簡穰
厚德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闡以績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還書日期

本校畢業生，現讀生及研究生均須照上述日期還書，若無其他讀者借閱，即可續借，本校教員與其他人員則須在每年第三學期末歸還所借書籍。